

史料旬刊

第八期

史料旬刊第八期目錄

容美土司田旻如案 原件藏三所

(一) 邁柱摺

(二) 邁柱摺二

(三) 田旻如摺

(四) 邁柱摺三

(五) 邁柱摺四

(六) 邁柱摺五

(七) 邁柱摺六

(八) 邁柱摺七

(九) 田旻如摺二

(十) 田旻如摺三

(十一) 黃廷桂等摺

(十二) 王柔摺

(十二) 軍機處片

割辦案 乾隆二十三年 原件藏大高殿

(一) 廷寄三十一

(二) 廷寄三十二

(三) 定長
程燾摺

(四) 彰寶摺四

(五) 永德摺

(六) 永德摺二

(七) 廷寄三十三

(八) 廷寄三十四

(九) 劉統勳等摺三

(十) 永德摺三

嘉慶誅和坤案 原件藏大高殿

(一) 軍機處片

(二) 上諭十九

(三) 上諭二十

(四) 上諭二十一

(五) 上諭二十二

(六) 上諭二十三

(七) 永理摺

(八) 兆麟口供

(九) 台斐蔭口供

(十) 上諭二十四

(十一) 上諭二十五

(十二) 上諭二十六

(十三) 上諭二十七

(十四) 上諭二十八

(十五) 廷寄

李禧漏洩密旨案 原件藏三所

(一) 允祿摺

(二) 允祿摺二

道光朝外洋通商案 原件藏三所

(一) 葉世倬摺

(二) 阮元等摺四

(三) 阮元等摺五

(四) 帥承瀛摺

(五) 阮元摺四

(六) 阮元等摺六

蘇祿國貢使回國案 原件藏三所

(一) 李有國摺

(二) 新柱摺

容美土司田旻如案

邁柱摺

湖廣總督臣邁柱謹奏爲欽奉上諭事本年六月初二日臣准和碩怡親王等寄字奉皇上恩諭容美土司田旻如緣由令臣或調田旻如到省或委員前往宣諭等因臣查田旻如素常狡譎若行調來省必致遷延觀望是以遵照遴員前往又恐微員賢愚不等或有貪利需染之弊因思上荆南道高起乃該管道員且居官廉謹自惜顏面隨即行委該道前往宣諭使其畏威懷德併可默識該土司境內道里險易情形俟該道回日另摺覆奏外所有遵行委諭緣由合先陳明伏祈睿覽臣謹奏雍正七年七月十五日硃批是

邁柱摺二

湖廣總督臣邁柱謹奏竊臣先經代進容美土司田旻如奏摺欽奉皇上硃批覽田旻如奏摺朕已覽矣可向伊密傳朕諭朕已開恩寬其已往但令伊向後事事謹慎一一遵朕訓諭而行奉公守法教養土民改革從前土司陋習自然

子子孫孫永承國恩也伊奏中言恐乖法體祈部議處之奏但此事原皆該撫提密摺奏聞案件並非內外所共知聞之事朕可以私恩默中消結者伊所請勿庸勅議也如此傳諭之欽此隨繕諭帖委令枝江縣知縣傅琛領齎宣布皇上寬仁德意去後今據田旻如稟稱雍正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蒙差枝江縣知縣傅琛下頒憲諭到職宣布聖諭跪讀之下感刻肺腑職司雖愚寧忍自外生成惟有矢慎矢忠奉公守法課耕課讀教養土民革從前過當之積習求一切便民之事宜仰體皇仁欽遵聖訓並期不負院憲推誠諄諭至意倘自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後有不奉公守法事或經發告或院憲訪聞情實事確靜聽參處甘受故違之罪矣謹恭繕謝恩奏摺伏懇再賜代題等情前來所有該土司稟覆緣由並送到奏摺一封理合一併恭呈睿覽臣謹奏雍正八年二月初四日硃批極好事也

田旻如摺

湖廣容美等處軍民宣慰使司宣慰使臣田旻如謹奏爲恭謝天恩事臣僻在

荒服世沐聖德復蒙皇上屢沛殊恩正愧涓埃未報雍正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督臣邁柱差枝江縣知縣臣傅采到臣司宣揚聖諭臣跪聆之下感激涕零臣何人斯仰邀天語諄誨加恩無已如此耶嗣後惟有益矢忠誠奉公守法隨事謹慎教養土民恪遵聖訓周詳痛改前人積習務使臣司一草一木咸沐浴於聖恩浩蕩之中庶臣仰報高厚於萬一也臣無任感激之至謹奏以聞雍正八年正月初二日硃批嘉悅覽焉勉之

邁柱摺三

湖廣總督臣邁柱謹奏爲覆奏事竊臣前奏容美土司田旻如擅用淨身之人并違制情由蒙皇上御批此事若言奏朕知聞則國法不可緩者也有旨命大學士密諭卿之旨可遵行之欽此隨准大學士公馬爾賽等寄字開雍正八年五月十一日發下總督所奏田旻如僭越殃民各款我等現看田旻如之情罪實爲可惡但若即明正其罪其事又在田旻如自甘悔改以前若旣奏而不問則國家法紀關係是在總督籌畫潛消善爲料理詳加曉諭田旻如令其將該

土司衙門一應越分房屋拆毀改造其闡割之人悉行放出各還伊等父母之家再向田旻如要荊州徐姓之人令其交出之時總督將徐姓嚴加懲治以儆潛藏苗境勾引爲非之徒並詳諭田旻如爾若遵依遷改則宥其既往倘有不遵則將爾不法之事一一奏聞爾之誅滅不旋踵而至總督切不可將此時已奏由令田旻如知覺此係大體攸關總督慎之密之我等遵旨寄信前來總督密奉遵行等因到臣竊臣從前凡有一應摺奏俱係秘密並無宣露即此案據忠崗土司田光祖詳解到臣即批司飭令田旻如將淨身之人悉皆給親完聚違制各項速行毀去許其改過自新去後是以備將情由密摺奏聞並未洩漏奏知皇上之語今蒙御批並准大學士寄字除遵照奉行外所有硃批原摺相應附便恭繳再查侯有之供有觀星荊州徐姓之人大學士字內令向田旻如交出嚴加懲治臣查田旻如狡猾非常若勒令交出必將此犯藏匿回文支飾容臣於荊州原籍並該土司境內密訪的實設法拿獲究懲歸結合併陳明臣謹奏雍正八年九月初六日硃批覽

邁柱摺四

湖廣總督臣邁柱謹奏爲恭繳御批奏摺事竊臣前奏容美土司舍把唐遇世將田旻如所給空白印文至省有布政司書辦周士元方思義等私通信息併浼督房下班書辦黃堂作稿一案經臣察出奏聞蒙硃批此極好一件事當嚴究審擬者欽此臣經飭行按察司嚴加究擬催據按察司王肅章審詳方思義將詳稿抄付唐遇世比照漏洩軍情律杖一百徒三年黃堂方可任代遇世改稿照詐爲衙門文書爲從律杖九十徒二年半舍把唐遇世照詐爲文書律杖一百徒三年係苗人照例枷責等情前來臣查所擬情罪相符因罪止杖徒例應外結隨經批允併將擅給空白印文之土司田旻如飭行記過完結訖合將結案緣由奏明併同硃批原摺及另摺共七件一併恭繳臣謹奏雍正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硃批覽

邁柱摺五

湖廣總督臣邁柱謹奏爲陳明事雍正九年二月初三日據容美土司田旻如

稟稱具摺恭請陛見乞臣代進臣查土司向無代請之例且稟內又稱從前俱係自行奏請隨經批令循例自行陳奏去訖相應奏明伏祈皇上睿鑒臣謹奏
雍正九年二月初六日硃批覽

邁柱摺六

湖廣總督臣邁柱謹奏爲恭繳硃批奏摺事竊臣前奉皇上御批奏摺除應回奏者另摺覆奏外又臣前奏田旻如一摺奉御批極好事也並田旻如謝恩奏摺奉御批嘉悅覽焉勉之欽此臣已抄錄行知該土司加勉訖所有原摺共九件相應附便恭繳伏乞睿鑒臣謹奏雍正九年三月二十一日硃批「覽」

邁柱摺七

湖廣總督臣邁柱謹奏竊臣前奏容美土司田旻如奸邪不法一摺奉硃批有旨諭大學士又接內閣抄奉上諭田旻如議處一案朕已降寬免之旨今邁柱既奏該土司劣蹟種種實爲地方之害難以姑容自應改土歸流使衆土民共

享昇平之福但必須經理妥協俾無驚擾着邁柱將田旻如劣蹟另行具疏參奏候朕將伊調來詢問再降諭旨其餘各土屬應次第料理至現無過犯之各土司不必一併題請改流欽此欽遵所有田旻如狂悖暴虐種種劣跡業經臣密疏題參在案伏查容美處在深山猶如釜底該土官不過於各土司中狐假虎威而各土司以弱不敢強只得聽其指揮今田旻如被劾在有事之秋各土司斷無聽其煽惑自取滅亡也至於容美所屬土民衆怨親離歸流念切土衆若得改土之恩旨皆欣欣嚮化得遂雲霓之望即有旻如手下用事數人孤立無助料亦無敢狂逞臣仍欽遵諭旨悉心經理並密劄附近容美之各鎮協密爲整備料理妥協俟臨時相機調度不致驚擾其無過犯之各土司遵旨不請改流現有犯案之土司容臣查明劣蹟次第題報謹將原摺並另摺奉到硃批奏摺共十件理合一併恭繳伏祈睿鑒臣謹奏雍正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硃批「覽」

田旻如摺二

湖廣容美等處軍民宣慰使司宣慰使臣田旻如奏爲恭謝天恩謹陳下悃事竊念臣邊土庸愚代受國恩世傳忠藎故自來有恭順之誠無纖毫不法之議此固臣子之常分曷敢瀆訴于君父之前臣幼入漢籍長侍輦轂薰陶之漸素知遵循承職以來惟以敬謹自守不敢有越王章况自雍正五年十月內蒙我皇上恩旨訓誡而後愈益冰兢恪遵職守復于雍正八年爲川督黃廷桂所奏蒙我皇上聖明赦其舊染更賜安全嗣是之後臣感激之戀實深惕慮之心日謹身非木石頗有人心不但守祖父家教以忠藎相傳而受恩如臣寧不夙夜跼勉期無負我皇上知遇教養之殷以圖報効之地尙敢怙惡不悛頑冥自用而自遺噬臍之悔爲祖父之羞耶然無如受恩深者嫉忌恒多尋疵常遠及于先世與潔不寬限于今日實臣無可如何之苦衷也今復蒙督臣糾參真僞之間自宜審擬蒙我皇上恩旨據奏田旻如不法欺蹟種種朕思田旻如世受朝廷厚恩朕又屢次宥其過愆諭令悛改料伊不應仍復狂悖暴虐至此著暫停革職審擬伊曾屢請陛見今著來京候朕詢問再降諭旨該部知道欽此于十月初二日接奉督臣頒發部咨到臣捧讀之餘臣惟有感激涕零而已謹望闕

叩謝訖恨不能星赴闕廷俯候詢問况臣受恩深重身滯邊域屢請陛見以伸犬馬之戀曷敢稽延以乖夙戀猶有請者臣之職守以安輯地方人民爲重今歲所屬地方自五月起至九月陰雨無休山水泛濶時退時潮不但秋成無望而民間耕種熟畝至今尙在水中是以臣于今年自五月以來未嘗一日安居司署親向各屬各邊督率各員憊恤荒民且地接川湖彈壓盜劫等弊但土司地方深居萬山之中舟楫不通輓運維艱雖有蕪苗草實亦難接濟臣竭數年積蓄賑散飢民遂不至流離失所再有溪澗相近之處居民實查得千有餘戶田產水冲土行竟成石河臣正飭知屬員擇其善地撫恤遷移以便來歲春計此實不可稍緩且秋徵屆期更須開諭完納凡此皆上關國賦下係民生臣職守所在豈敢忽視以獲罪戾故臣冒罪奏明祈假寬限俟臣將諸事稍辦就緒傳集苗民諭以皇上恩德並臣入覲之處臣卽輕騎減從星赴闕廷以酬夙戀以白屈衷至於臣之苦衷不敢深訴又不敢含默臣蒙聖恩寬宥已往各案逐款繕就奏摺交洞長張弘謨賚赴闕下臣不敢冒昧進呈如邀格外鴻慈勅取逐款奏摺御覽則臣之微衷自在聖鑒伏祈兪允施行爲此謹奏雍正十一年

十月初四日硃批使不得汝作速來京好若再加以推委抗違之罪則朕雖欲寬汝而亦不能矣

田旻如摺三

湖廣容美等處軍民宣慰使司宣慰使臣田旻如謹奏爲屈抑難伸籲天請命事竊念臣受恩深重粉骨難報罄竹難書矣夫以人非草木受恩反存不良之心自作非爲者此與禽獸何異哉獨是臣之冤苦萬狀不鳴於知遇聖主之前尙有何處可以伸訴耶臣蒙恩寬宥令其來京詢問臣具摺後即報明督臣總以地方重務未竣臣之赴闕鳴冤已有日矣孰料督臣於未參之前已與恩施縣知縣鈕政已合謀聲言卽令彝陵鎮臣冶大雄調七營兵丁由巴東而入進勦臣司謠言恐嚇將臣之邊地人民勾通星散且欲勦滅諸土保鈕正已爲知府改諸土爲縣議俟臣起程後令土民數十餘戶盡勾闔司土衆逃走一使臣進退無門一實冤臣之罪復恐事出惶惶恐臣尙未起程洩漏事機週佈嚴密臣因水荒不敢卽行所以具摺懇假寬限於十月初四日發摺差官於初六日

起程臣於初五日前往西北關內烏羊坪一帶地方因彼地俱係山田陸地未經水淹先將各戶應納秋糧徵收後臣安心赴京當有數地頭目稟稱暫寬數日俟主回署即來完納等語臣於初十日抵署忽於十七日據邊報數地人民抗糧結黨携家帶眷將把關親舍田文如頭日向王黑夜綑縛盡行逃出並殺死唐玉虎覃文榮金瓜等情據此臣即差人於各地查實方知盡被彘陵鎮之紅沙堡余把總連夜差人接至烏羊關於十五日將土民數十餘戶接出僅除二十餘家知情外其餘盡以刀鎗威逼男婦哭聲震天而行臣惟慮邊員窮追即發令差官示知不許追趕恐土人一入民地則罪又在臣矣此十月十五日事也不料歸州營參將於本月二十五日即至竊思十五日土民起身二十五日歸州參將即帶兵八百而至紅沙堡况烏羊關一河之隔卽川陝塘汎二十里外即楚省之紅沙堡也紅沙去歸州營有十餘日路程塘兵星夜飛報亦係高山深澗且而步行非驛地可施馳騁往來必需半月參將聞信即行豈有十日之內而儀仗八轎得兼往返其迅速有若是乎明係預先串通情節必欲滅此容美而後已也况臣原奉諭旨令臣入京詢問而督臣並不一語示臣僅令

彛陵鎮中營中軍守備韓岳持文將臣咨押交送刑部將參稿密示鈕正已而鈕正已復遍示各土司以立威恐嚇且而土民揚言臣拒關把口窩藏吳逆王子在家又誣有不軌之行嗟嗟土民何知有此昧心之語卽以從前酉陽土司爲人誣以藏匿玉璽川督參奏蒙皇上明燭幽隱以必無其事而宥之矧知遇如臣當聖祖時頒降特旨以臣祖父當吳逆變亂據誠效力爲忠順臣安忍以祖父之勲今日反爲罪逆耶總之湖省各員立意架詞以相傾覆卽臣遍身皆口冤亦難鳴捫心自問臣祖父三代所受一品之爵祿賜寵錫不必過論卽臣十一年來受皇上破格垂恩且累年來人人參奏皇上事事矜全非但不罪且叨寵渥皇上何負于臣而臣爲此逆天悖理之事今急迫無門四路大兵塞徑必欲激動土蠻以實臣悖逆之罪不但事出萬難且令臣瞻天無日爲此急切上陳懇求皇上天恩全臣微軀偷一時土民無知現今驚惶朝日風鶴皆恐臣雖百計安輯而其民情終屬狐疑或於邊方大路小徑中有一生傷官兵漢民之處則臣罪萬死莫贖矣爲此急切冒罪待命之至謹具奏以聞雍正十一年十一月初七日硃批「汝自侍衛聖祖教養作成高厚深恩且不必多論朕卽

位十餘年來保護恩眷汝者實如慈父料汝忍於悖逆自取傾覆必無此心豈
有此事是以據督臣參奏朕未准提問特命來京俾汝得自明心跡而人亦無
可指實所以矜全汝之恩意况叛逆之罪豈誣捏而可成悖亂之舉又豈可因
激而可作者今據參汝條款合之輿論又非西陽土司之可比汝爲種種可疑
之端而祈朕飭封疆不爲意外之備從古朝廷有此政治乎汝但速聽總督差
送來京則諸事皆虛後不辯自明朕自有一番辦理倘若懷疑觀望推委遲挨
縱情本可原而亦成跡似頑抗督撫職任封疆倘以不敢爲汝玩法奏請則朕
難於區處矣至於汝來京離容美地方後倘或土民若有蠢動不法之舉則罪
不在汝必保汝之身命也詳細熟思之莫負朕之恩諭」

黃廷桂等摺

四川總督臣黃廷桂等謹奏爲奏聞事雍正十二年正月十二日據夔州府知
府周彬驗稱據建始縣茶寮約里黃其興等稟報有容美土人田新如等押解
土官兒子田祚南太監二名向文秀王子子併大砲二門令箭二枝問土人侯

雲說初五日衆百姓圍住天泉寨初九日設哄下寨十一日田土官自縊中軍田暢如係土官四弟同施南土官二人連印解出魚陽關二弟田昆如解出奇風關五弟田琰如解出大岩關等語又據建汛把總葉如藩稟據田祚南說小的老子原要出去奈小的叔子田暢如琰如昆如並異姓管事向日方等阻住不令進京今見衆百姓圍住急逼於本月十一日午時自縊現在平山未敢如棺候楚省委員查驗等語今建汛民人俱已安堵如故各等情到臣等伏查田旻如倚仗山窟恣意倨傲今土民等竟能通曉大義逼之使出以致畏罪自盡併將伊子弟及私行鬪割人等押解來投嚮化之誠實屬僅見此皆我皇上德洋恩普無微不至之所致也前臣等因關緊鄰密飭備兵欽奉硃批大局似備而不用者欽此仰見睿謨遠燭洞悉靡遺所有據報田旻如自縊及建汛百姓安堵各情由理合繕摺奏聞伏祈睿鑒謹奏雍正十二年正月十七日四川總督臣黃廷桂工部尙書暫理四川巡撫事務臣憲德奉硃批「知道了」

湖北按察使臣王柔爲奏明事竊查田旻如在日潛越多端心存不軌招納妖僧邪道燒丹煉汞除經督臣參奏各款無庸贅叙外近復拿獲旻如門客匪類劉璽趙打虎劉安太等審係傾銷假銀及拳棒端公大概俱係詭托誘騙之徒現在按律究擬又有脫逃之吳金枝一犯訊據土日向日芳等僉供該犯年約三十餘歲原係無賴遊僧雍正九年隨趙打虎進司皆呼爲陳和尚後忽稱姓吳自云係逆賊吳三桂之孫吳應熊之子山東江南伊都有兵馬旻如令其還俗給以族人之女田氏爲妻已生有幼子上年九月間旻如差向應時同金枝往各處招兵則皆毫無影響金枝遂中途逃匿已據向應時赴督臣衙門投首發司訊供羈候查金枝妻子尙在容美業經解省收禁惟金枝本身未獲臣思吳逆殲滅五十餘年豈復尙存餘孽其爲假哄誑騙顯然但該犯胆敢自認逆種情狀叵測不敢以事涉荒唐稍爲忽視除經差撥員役帶同認識該犯之人四路查拿並懸賞緝捕務期弋獲外理合奏明臣謹奏

軍機處片

王柔奏田旻如案內有脫逃吳金枝一犯自云係逆賊吳三桂之孫上年九月間旻如差向應時同金枝往各處招兵皆毫無影響金枝途中途逃匿已據向應時赴督臣衙門投首發司訊供金枝妻子業經解省收禁惟金枝本身未獲臣差撥員役帶同認識該犯之人四路查拿並懸賞緝捕務期弋獲等語查田旻如案內逃犯吳金枝既自稱係逆賊吳三桂之孫無論是否餘孽總屬奸匪務期拿獲按法懲究應令該督撫等密差員役帶同認識該犯之人嚴拿務獲可也伏候聖訓

割辦案 乾隆三十三年

廷寄三十一

大學士公傅大學士尹字寄山東巡撫富乾隆三十三年七月二十日奉上諭
今日富尼漢奏盧見曾先期得信寄頓情由一摺尙有不實不盡之處已於摺
內批諭矣此案不過尋常查辦事件東省現有割辦匪犯一案關係最爲重大
該撫既有由驛馳奏之事何不將近日曾否續獲要犯及已獲各犯有無續吐
供詞具摺奏聞匪犯蔓延數省擾害閭閻不可不及早究出首犯搜緝餘黨以
除民患山東雖已拿得數人而案內爲首重犯至今未能弋獲昨據高晉奏東
省審出首犯玉石江南并無其人固係江省督撫等查辦不力但此輩供詞狡
飾原難盡信即如蔡廷章等所供吳元通元籍貫亦前後互異可見鬼蜮伎倆
故將供詞閃爍游移巧於掩匿希圖遷延時日巨魁或幸以漏網已諭令該撫
將蔡廷章斬貫子二犯派委幹員嚴行管押解赴行在候訊矣但蔡廷章原供
有與通元在濟寧分路之語恐正犯仍在山東地面藏匿亦未可知富尼漢務
當上緊督飭所屬迅速捕緝不得因已獲數犯遂謂可以卸責遽爾疎懈致要

犯潛踪遠颺至摺內所叙盧謨供稱伊於六月二十七日往見徐步雲告知揚州提引一事復至伊戚紀昫家探問亦與徐步雲所告相同之語顯係盧謨欲出脫伊戚紀昫專歸罪於徐步雲之意昨經劉統勳等訊明盧蔭恩張起及紀昫各供均係紀昫於六月十三日見盧謨等告知兩淮鹽政有事盧謨遂於十四日寄信回家是紀昫亦係預露信息之人今盧謨供稱二十七日至紀昫家探問所告亦如徐步雲之言與京城訊取供詞迥異盧謨之欲爲伊戚開脫不問可知何該撫輒據一面之辭竟信以爲實然耶又所訊在家隱寄資財盧謨不知情由之處亦屬不確盧謨既在京得知提引之事焉知其不預先通信德州授意家中將資財早爲藏匿現已諭劉統勳等將張起等再行嚴訊無難水落石出著富尼漢將盧謨親提嚴審不得令其飾詞抵混至盧見曾家財既據查出李容等各家寄頓情節豈有此外更無藏匿之理並著富尼漢一併嚴切研究毋任絲毫隱飾至割辦一案現在辦理情形若何及有無續行獲犯之處仍由六百里迅速馳奏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廷寄三十二

大學士公傅大學士尹字寄大學士劉尙書託侍郎英乾隆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奉上諭京城查拿割辦匪犯一案節經傳諭劉統勳託恩多英廉嚴飭官兵番役上緊緝劉統勳等自應將辦理情形及有無獲犯之處隨時奏聞乃本日報到並未奏及此事且昨據高晉奏稱山東省提訊割辦匪犯蔡廷章等供出吳元通元二僧俱係宛平縣人當即降旨令劉統勳等於京城內外及各鄉村菴觀寺院嚴密訪緝其曾否密飭官役實力搜拿及有無二僧踪跡亦當隨報奏覆何竟無片紙入告豈伊等視查拿割辦匪犯一事爲無關緊要而不甚經心耶本日又聞有工部筆帖式亦被割去髮辮之語其事漸及職官更非街市愚民可比劉統勳等何以亦不奏聞豈以爲前次諭旨有被割之人不必每日報聞傳訊之語遂並此亦置之不論是又不免過於拘泥矣著傳諭劉統勳等仍嚴飭官兵等極力盡心搜捕毋得稍懈並將近日匪徒犯案之事是否少減及將現在辦理情形迅速具奏嗣後除拿獲要犯訊得確供即專摺由驛馳奏外其餘并於發報之便將作何查辦及有無獲犯各緣由隨時奏聞普

輝一犯曾否訊有切實供招并著一併覆奏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定長
程燾摺

臣定長臣程燾謹奏爲遵旨速奏事本年七月十三日接奉上諭江浙等省近有用藥迷人偷割髮辮之事蔓延山東直隸等因欽此臣跪誦之下不勝惶悚伏查臣定長於五月內在荊州府督辦兵差時風聞武昌省城及漢陽府地方民間有謠言浙江湖州府德清縣建造石橋需人髮辮下椿隨有奸徒偷割髮辮之事又於荊州府城聞有愚民編造歌詞云石匠石和尚你叫你自己當先叫和尚死後叫石匠亡早早歸家去自己頂橋梁等語以爲指破割辮造橋之計臣程燾到任後在省亦有訪聞當查湖北爲五方輻輳之區此等奸徒造作謠言煽惑人心甚爲地方之害并據江夏漢陽江陵等縣及道府稟報相同臣定長臣程燾隨一體飛行密速查拿要犯夥黨務獲如稍有踈縱以致蔓延即將地方官嚴行參處去後復據武昌漢陽荊州等府縣陸續稟稱遵即遴委妥員多撥幹役無論衝僻處所撒派跟尋四路密拿嗣於五月初七日漢陽縣地藏

菴演戲忽稱捉獲剪辮一人羣起攢毆立時致斃且竟焚燬屍身經該縣飛詣查驗緣一時烏合之衆已不知何人下手毆斃即被毆斃之人果否實係割辮及所割何人辮髮亦并無可指確據此外細查江陵江夏兩處被割髮辮亦僅止孩童數人現在緝犯嚴究至自奉文飭拿之後兩月以來謠言久已頓息亦無用藥迷人并另有編造歌詞惑衆等情臣等以漢邑毆斃之人雖無割辮確據然或恐尙有餘黨潛匿及竄避隣邑爲害正在嚴督懸立賞格上緊緝拿并訪查毆斃之人實在下落以便根追踪跡俟獲有真實割辮或首先造播謠言之人具奏請旨辦理今蒙聖明訓誨并令將如何設法緝捕之處迅速具奏臣等不敢因邪言已息稍事怠忽現復通行各地方官廣懸重賞並多派幹練人員帶領妥役改粧分頭查拿并於菴觀寺宇坊店留心訪察有無存外來奸匪務期要犯就獲盡法窮治淨盡根株一俟獲犯之日即星馳奏聞所有欽奉諭旨緣由除恭錄移咨湖南撫臣方世雋一體欽遵查辦外理合據實會摺覆奏仰祈皇上睿鑒謹奏乾隆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奉硃批另有旨諭欽此

彰寶摺四

天二百六十七

江蘇巡撫臣彰寶謹奏爲欽奉上諭事竊照江浙一帶傳言偷割髮辮蔓延山東省地方一事臣准督臣高晉抄錄節次欽奉諭旨傳諭各督撫等務即專派委員將現在有名未獲各犯及同案黨羽一併嚴密查拿盡法懲治以絕根株毋得稍有疎縱致令聞風遠颺並將現在查辦情形卽速奏聞欽此欽遵臣伏查異端邪術最易誘人入夥流毒閭閻一露萌芽卽當設法嚴拿究其來踪去跡盡法懲治不容稍有漏網臣於本年三月二十七日抵蘇州到任隨事諮訪聞於春間曾有傳言奸民割人髮辮衣襟之事當卽細加根究有無被剪之人及發覺之案皆稱其言起自浙省轉相譌傳民間始初原自防範並經蘇屬之長洲等縣恐有蔓延密行遍緝其實本省境內並無被割髮辮形跡硃批此語不實卽此譌傳之語亦已久息硃批果如此何以蔓延至山東各省臣以蘇俗易起民謠雖當鎮靜不動聲色但係五方雜處又逼近海疆倘有奸徒潛踪煽惑所關非細因思各屬盜劫等案未經獲破者尙多并各海口出洋船隻有無夾帶米糧均須嚴行緝禁當於四月內卽遴選誠實弁目分往沿海各屬地方細加稽查併令順便察緝

一切奸匪踪跡及有無被害之人畏累隱忍各情去後嗣據該弁目等緝獲夾帶私米洋船隻及盜竊未破等案現已分別飭司審辦至剪割髮辮之犯皆稱並無發覺處所則是四五月以前江南各屬境內尙無被害顯露形跡嗣據隸屬之安東縣稟報拿獲匪犯名喚劉五於本年四月十三日在程家集地方偷剪鄉人鄒德髮辮被衆獲住送官訊據劉五供稱因見街北堆有錢文欲偷不得其便適有鄒德站立街南將其辮子剪下計圖人必聚觀可以乘鬧扒竊錢文並無傳授教令之人亦無夥黨等情

硃批此語不實
即當設法嚴問

臣恐該犯尙有狡飾

現飭嚴加究詰不使輕縱又據沛縣詳報民人楊振之母范氏於本年六月初二日路遇挑擔人近身一撞范氏即昏迷倒地伊子楊振看見同鄰人追趕獲住問係姜姓不吐名號能做木人影戲年約五十餘歲口稱山東城武縣人搜其所挑箱內有剪子布角並藥一包及鑼鼓木人器具楊振因母被伊碰迷氣忿同鄰人孟炎等棍毆多傷交保送官該犯姜姓自持磁碗劃傷頭顱流血而斃等情查楊振之母范氏被姜姓碰昏搜有藥包顯似用藥迷人但既就拘執輒行亂毆以致姜姓猝斃核其情節尙多閃爍現飭徐州府細加研審致死實

情并移姜姓城武縣原籍查根底核辦在案硃批汝何不親提嚴訊邵大又據

邳州詳報民人耿大奉之妻朱氏於本年五月二十九日赴井汲水回歸忽見

蒜麻地中藏匿一人將朱氏衣襟割下並出言調戲朱氏喊叫其夫耿大奉聞

聲趕獲問名王道九用繩拴於樹上將鐵鞭木棒連毆多傷當夜身死屍旁遺

有梢馬袋一個內貯末藥一包並無割衣刀具查有屍親王瑞到案據供係伊

叔王道九年五十六歲一向在外賣藥糊口不知割襟情事等情查耿朱氏被

割衣襟之時人未昏迷亦未獲其刀具雖稱梢馬袋內貯有藥包是否迷藥未

經試驗今耿大奉輒將王道九疊毆致斃情屬可疑並飭徐州府飛速研審亦

在案以上三案安東縣拿獲剪髮之劉五係海州沭陽縣人沛縣詳報之姜姓

係山東城武縣人邳州詳報之王道九係銅山縣人均係六月間詳報之案嗣

因東省剪辮割襟之案發覺查拿徐海二屬與東省毘連以致剪辮之徒卽逞

技剪辮乘機攫竊硃批此際汝欲化有事爲無事之意而鄉民見有面生可疑

者輒行盤詰兇毆釀成人命自當分別根究俾得靖地安良至於現今山東省

江省習氣至於如此實不可問矣

拿獲匪犯蔡廷章等若自浙江起首發端延及東省自不能越過江蘇又豈無

黨羽存頓臣現在嚴飭各道府慎選委員分頭緝得其餘黨即可追蹤首兇起自何地散於何方一線跟究以冀無所逃遁并督飭各州縣設法查拿凡遠遊僧道及形跡實屬可疑者偵伺盤詰一有確據詳悉追究務盡根株嚴行辦理毋致輕縱並通飭誠諭居民遇有此等匪類已就拘執務即送官根究餘黨來由不得私行毆打並干法紀所有臣現在遵辦緣由理合恭摺奏覆伏乞皇上聖鑒謹奏乾隆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奉硃批另有旨諭欽此

永德摺

浙江巡撫臣覺羅永德跪奏爲遵旨再行覆奏事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初十日接到廷寄七月初四日奉上諭前聞江浙山東云云欽此又於七月十一日接到廷寄七月初六日奉上諭直隸山東等處現有偷割髮辮之事云云欽此到臣臣查此案先准山東巡撫臣富尼漢咨拿匪僧吳元等當卽派委能事之試用知縣及佐雜多員密往各屬協同地方官確訪根拿去後嗣於六月二十二及二十四並七月初一日三日奉廷寄上諭嚴飭查拿又經節次諄飭各委員

暨該管州縣慎密訪緝上緊查拿隨據杭州府嚴源稟覆仁和縣錢唐縣等處查無僧人吳元有音同字異之悟元及悟源二僧俱已物故又現存悟源一僧俗姓沈從不與匪僧交接並拿有僧人悟圓俗家姓吳因與吳元姓名相似隨行令臬司率同杭州紹興二府提至省城訊係向往昭慶寺素無匪行於七月初一日恭具二摺奏覆在案旋又據各委員等具稟現在改裝易服帶同幹役前後參差行走以免動人耳目先在城鄉市鎮次及深山僻壤一切廟宇歇店並江岸海淀嚴密訪查等情今自查緝兩旬有餘尙無一二匪徒獲報現又兩奉諭旨嚴切訓導臣伏思首謀之匪僧吳元前經山東訊係仁和縣人是浙省爲首惡倡始之地臣身任地方未能即將吳元及夥黨立卽拿獲實愧悚無地祇因此輩遊僧匪棍行踪無定是以尙稽獲報臣仰沐聖恩畀以封疆重寄緝拿奸匪是臣專責况今邪術蔓延數省自山東至京城肆行流害不法已極臣實恨如切齒敢不加謹查拿就獲以副我皇上靖匪安良之至意臣現在欽遵諭旨銳意緝捕浙省杭嘉湖寧紹五府爲五方雜處之區最易藏奸前因地方州縣各有應辦政務恐未能一力專司巡緝業加派委試用等員前往協同地

方官查拿其金衢台溫等處六府即飭各該道府就近派委員弁幫同該縣上緊嚴拿在案今恐試用人員呼應不靈且此等奸匪朝東暮西行蹤詭秘更慮委員查過此處甫往別地匪徒接踵竄入潛踪匿跡亦未可定必須遴派多員相從訪尋或可冀迅速得犯俾無遺漏臣現在又派委勤幹之現任同知通判四員分往各府專司督緝並令杭州等十一府各選妥慎佐雜一員移交各廳隨同分路偵緝此去彼來認真體訪總使密網難逃及早就獲其佐雜之勤惰責成廳員查察廳員之勤惰責成各巡道稽查並諄飭各府就近督緝考覈層層互相稽察以免懈玩其各處營汛武弁亦有緝匪之責臣於先奉上諭時俱已經移會提臣轉飭嚴密協緝在案今又於臣據及各協於都司守備內各選委幹員帶同千把分頭查緝並懸立賞格如有兵捕能獲首犯吳元者賞銀五百兩拿獲餘黨張昭等有名入犯賞銀三百兩其有拿獲別項拐棍及邪術黨羽者亦量行獎賞文武員弁有首先訪獲者分別保薦記功以鼓舞各員役奮往之氣再從前浙省叫魂抱樁築橋之說係指湖州府屬德清縣造橋爲起湖州地方較他府更爲緊要復嚴飭湖州府布勒亨督同各縣實力捕其餘各

府州縣仍飭上緊查拿不得因有委員卸責復不經心致被日後查出嚴參又太湖一處雖在江省亦跨連浙省現派湖州通判左書會同太湖遊擊唐紹臬設法搜緝毋任潛匿疎縱如此委員四布文武協拿則匪僧吳元並其餘夥黨張昭王機等以及一切羽黨縱使游魂無定諒自難逃法網除俟一有拿獲立即根究馳報外所有浙省現在設法緝捕緣由合再遵旨具摺奏聞伏祈皇上睿鑒再查此次奉旨抄寄山東供單內據蔡廷章供稱通元告訴說吳元約定六月底先到揚州鈔關等候大家到齊同到池州九華山與張昭王機會齊演試法術等語蔡廷章雖有此供臣不敢因此而稍有懈弛現仍在浙實力加謹嚴拿但揚州鈔關係江蘇省所屬九華山係安徽省所屬亦併關會協力查拿臣已經據咨江蘇安徽二撫臣飭屬一體嚴密緝捕追究以絕匪踪合並陳明謹奏乾隆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奉硃批覽欽此

永德摺二

浙江巡撫臣永德跪奏爲欽遵諭旨再行據實馳奏事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十

四日亥刻接到大學士公傳等字寄內開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初九日奉上諭前以江浙等省有用藥迷人偷割髮辮之事云云欽此欽遵到臣臣伏查此案先於六月二十二二十四日兩奉廷寄上諭勅拿剪辮匪徒及山東究出之首謀吳元等犯並先准山東撫臣富尼漢咨會緝拿當即派委委員分往各屬地方協同該管州縣確訪根拿首惡吳元及有名夥黨當據仁錢等縣查無僧人吳元其人止有悟源等訊非吳元臣隨於七月初一日先將查拿辦理緣由及叫魂剪辮之事二月內曾有傳言已經久息一併恭摺奏覆並將六月二十九日奉到六月二十三日諭旨另摺附奏在案續於本月初十日復接奉七月初五日聖諭十一日又奉到七月初六日廷寄上諭諄切飭拿首謀羽黨臣於先次委員查緝之外又行崑委現任同知通判并標營都司守備等官文武各派四員前往分府督緝并專檄各巡道再加督飭務期弋獲另報正在繕摺具奏茲奉諭旨前因臣跪讀聖訓至嚴且切仰見我皇上緝匪安良時塵宸衷臣係滿洲世僕受恩深重拔擢封疆遇有此等異端邪術蔓延滋害未能先事拿獲實在匪犯已屬咎無可辭愧悚無地今又疊荷降旨查拿臣具有人心何敢不

竭力設法緝捕以期匪徒早爲就獲上慰聖主天心下安地方黎庶實緣二月間浙省有叫魂剪辮傳言臣彼時在藩司任內即經面稟前撫臣熊學鵬嚴飭地方官查拿禁戢其時實不但官拿嚴緊即民間聞有叫魂剪辮之事亦皆互相捉捕是以旋有德清縣石匠首告之案并有杭州蕭山等處查拿各件訊明均非實在叫魂剪辮匪徒迨自三月以後傳言遂亦頓息此前撫臣熊學鵬所以未經具奏臣自授受撫篆以來以傳言必非無因復時加訪察並諭各屬留心查拿詎竟未得匪徒實跡民情久已安靜遂亦不敢冒昧具奏上瀆天聽迨至山東咨到臣立即委員分頭查訪止因奸宄踪跡無定是以驟難弋獲並不致少有泛視因循自干咎戾況此等匪徒人人所共恨臣更恨之切齒焉敢稍敢有縱弛除現在多派勤幹文武員弁並懸立賞格上緊嚴拿務期首從黨惡盡獲一俟獲有正犯立即另行馳奏外合再恭摺奏覆並同已經繕就奏覆七月十一日廷寄一摺遵旨馳驛六百里一併進呈並將硃添廷寄上諭恭繳伏祈皇上睿鑒再臣於七月初一日恭奏查拿剪辮匪徒一摺係照向例差弁賚進是以尙未到京今此奏遵用驛遞恐前摺或未及進呈茲再照前摺另繕附進

以免遲悞合併陳明謹奏乾隆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奉硃批未免有外省化有爲無之心汝錯甚矣且吳元悟源音本相近汝何遽以爲二人而不加查察乎餘有旨諭欽此

廷寄三十三

大學士公傅大學士尹字寄湖廣總督定湖北巡撫程乾隆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奉上諭據定長等奏查拿割辦匪犯一案先於五月內風聞其事嗣有愚民編造歌詞以爲指破割辦之計而漢陽縣地藏菴演戲忽稱捉獲一人羣毆致斃此外惟江陵江夏兩處被割者亦僅止孩童數人兩月以來謠言頓息亦無用藥迷人並另有編造歌詞等語所奏殊未可信匪犯蔓延數省擾害良民地方官一有聞見若即行實力搜拿要犯自無難就獲今該省地方既有被割髮辮之事而匪犯無一就擒漢陽戲場所獲一人又被村衆聚毆立斃無可質訊此皆地方官辦理不善所致該督撫等奉到諭旨尙不嚴加督飭上緊緝拿轉謂謠言惑聽近已止息是心存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之見甚屬非是前

此山東陸續拿獲匪犯訊有供詞即現在直隸京城亦頗有被割之事是匪徒滋蔓並未歛迹安得諉之謠言惑聽且以爲其風已息耶著傳諭定長程濼等務須督飭所屬並選派妥幹員弁分投嚴切查辦務期要犯就獲窮究餘黨盡絕根株若稍有疎縱致奸匪漏網遠颺別經發覺惟於該督撫是問仍將近日辦理情形及正夥各犯有無弋獲之處迅速由六百里馳奏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廷寄三十四

大學士公傅大學士尹字寄江蘇巡撫彰乾隆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奉上諭彰寶奏安東縣拿獲剪辮人犯劉五及沛縣民人所獲山東城武人邳州所獲王道九二案俱被村民毆斃一摺所辦甚屬非是已於摺內批諭矣如所稱三月內到任即聞有奸民剪人髮辮衣襟之事其實本省境內並無被割形跡訛傳之語亦已止息等語已非實在情形此案起自江浙蔓延各省山東現有獲犯供出爲首之人多在該撫等所轄地面况蘇州民居稠密尤易藏奸豈得

轉無犯案乃該撫輒諉爲浮俗民謠不卽究詰查緝輕聽屬員妄稟遽寢其事至此時尙欲以此藉口則匪徒之毫無畏懼肆行滋蔓非該撫養奸貽誤所致乎至安東縣所獲劉五旣剪辮有據其爲匪黨已無可疑乃聽信該犯狡飾之詞謂圖乘鬧扒竊並無傳授教令之人不卽嚴加訊詰尤於情理未協此等油供卽尋常緝獲宵小尙不可信今旣當查拿割辮要犯之時而該犯又證據確鑿復有何疑乃不卽窮究實情嚴拿餘黨轉以欲圖扒竊巧爲開脫尙成何辦事乎又如沛縣所獲山東城武人姜姓碰迷范氏箱內藏有剪子藥包及木人器具被鄉民聚毆交保該保犯乘間自戕此特惜其已死無活口可訊而所藏藥物及碰迷婦女則亦顯類匪流乃該撫惟視人命爲重緝匪爲輕僅委之素性模稜之邵大業研審致死情由該員仰承上司意指不過將就完案寧肯實查詰乎該撫何不親提嚴鞫或係匪犯邂逅致斃抑村民誣害平人皆無難立辨何乃畏勞敦體輒爾照常批發府屬遂欲塞乃責乎至邳州詳報之王道九一犯與沛縣所獲姜姓微有不同卽所供割襟調戲之語亦並無證佐而其亦就拘執不卽送官擅行毆斃自有應得罪名此又當就案辦案並通諭所屬百

姓凡獲面生可疑之人立即鳴官不得私行毒毆自可杜愚民借端擅殺之風而可資衆遇匪協捕之益設輕重稍一不備又必將因噎廢食矣至所稱因東省剪辮割襟之案發覺致剪辮之徒即逞技乘機攫竊更不成語當此嚴拿匪犯之際該撫尙爲此不切事理之言可見其胸中全不以此爲事惟欲化大爲小化有爲無豈朕委任封疆之意即所云剪辮之徒平時本應嚴緝至敢於逞技剪辮則已成匪黨矣尙豈可稍存姑息從而曲爲之解乎且此案由江南波及山東轉以爲聞東省發覺因而效尤所見亦屬倒置若果如所云亦可見東省之實力查辦而江南之漫無稽查更顯然矣江南向來吏治廢弛實不意積習不悛竟至於此彰寶前在晉撫任內諸事頗能認真乃調任以來承辦此等大案漠不經心一任屬員朦混毫無振作豈志足意滿不復如前此之奮勉乎彰寶著傳旨嚴行申飭所有設法嚴訊劉五務得確供及上緊緝犯之處節次所降諭旨甚明著即遵照前旨速行妥辦至現在曾否訊有實供及有無擒獲要犯著卽速由六百里具摺馳奏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劉統勳等摺三

臣劉統勳劉綸託恩多英廉謹奏臣等於本月二十日接到廷寄欽奉上諭令臣等督飭兵役上緊緝匪明示鎮靜而隱飭加嚴又本日高晉奏山東省覆訊蔡廷章等供稱吳元通元二僧俱係宛平縣人並當密諭番役人等於宛平大興所屬寺院等處留心訪察嚴加根究其前獲僧人普輝一犯並著設法研鞫不必徒事刑求仍速將審訊情節及有無獲犯之處即行具摺奏聞臣等惟有凜遵聖明訓示速飭八旗三營兵役人等多方密緝務期匪徒即就弋獲無使免脫遠颺亦不敢稍聽不根之談張皇傳播徒駭聽聞竊查山東撫臣富尼漢前奏拿獲割辦匪犯蔡廷章有於乾隆三十一年該犯到京寓歇西四牌樓隆長寺之語臣等卽令番役人等於隆長寺細加訪察將該寺住持圓智傳喚到案訊據供稱三十一年夏間有素日認識之王聾子即王漣來說有一個賣字姓蔡的人向來在宣武門外松筠庵住宿因趕廟不便賃了我廟內一間偏厦子住後來蔡姓就仍搬往城外等語因訪緝王漣並王灑俱係蔡廷章族母舅復究出蔡廷章尙有堂母舅王文瀚並姨夫朱然等訊據朱然供王漣等之族

伯王世銘原任滄州知州陞任廣東同知有女嫁與四川蔡姓乾隆三十一年間蔡廷章來京認親賣字營生並欲覓館教讀經王灑送至宣武門外松筠庵向僧通智租房居住嗣又搬至西四牌樓隆長寺內至三十三年正月又至松筠庵內棲身蔡廷章身生疥癬貧苦無依情愿出家僧通智即爲落髮至四月二十一日蔡廷章有族弟蔡薰現任江南上元縣縣丞欲前往投依卽行出京等語並究出蔡廷章居住隆長寺之時有康親王門上親軍關姓卽布勒亨曾與認識來往卽將布勒亨詳加盤詰據供那蔡廷章我只曉得他叫蔡廷斗有畫符念呪捉鬼等事及至再三質訊忽認忽翻硃批此人卽可疑也當設法詳訊卽動刑亦可是蔡廷章籍貫實係四川曾在隆長寺寓歇復由京師外出踪跡實有可據惟該犯前在東省供係三十二年十二月出京三十三年二月到揚州五月到濟甯復至鄒縣與現在王聾子等所供今年四月始行出京其日期既不符合而該犯自供在揚州始行披剃王灑則供係在宣武門外松筠庵削髮爲僧亦屬不符揆度情形蔡廷章實係浪遊飄跡不安本分之人而該犯既係在京削髮則現今高晉所奏覆訊該犯所供吳元通元二僧俱係宛平縣人等語不爲無因今既

有王灑王漣朱然等係其親戚又有布勒亨常與往來則該犯從前在京行止

及所與交結之人或可得其端緒臣等現在一面將到案人等嚴行究訊

硃批
是此

事似可踪
跡矣勉之

仍一面密諭番役人等於宛平大興所屬寺院等處留心訪察務期

徹底跟尋迅即具奏至前獲僧人普輝一犯所有搜出髮辮雖據堅供係伊自
己頭髮其是否剪人之物尙須研訊但該犯隨身所挾剪子剃刀小刀並鎖鑰
及拽鎖鐵絲比子等器具且曾自行挖去腎子其人實係匪類且據伊投拜落
髮之師供伊平日在伊寺內屢出狂悖之言現在逐細質對該犯病怯遊移狡
獪不肯吐實臣等暫停刑鞫悉心設法研究務得實情另行具奏緣奉諭旨諄
切訓示謹將現在辦理緣由繕摺恭奏伏祈睿鑒謹奏乾隆三十三年七月二
十二日奉硃批覽已有旨了欽此

永德摺三

浙江巡撫臣覺羅永德跪奏爲再行附摺奏覆事本年六月二十九日接到大
學士公傅恒大學士尹繼善大學士劉統勳字寄內開乾隆三十三年六月二

十三日奉上諭前因山東江浙一帶有用藥迷人儉割辮髮之事當即降旨各督撫留心嚴緝究治以除民害嗣據山東巡撫富尼漢奏到東省鄒縣嶧縣等處已經拿獲匪犯二名一係浙江僧人吳元爲首一係江南僧人玉石爲首復諭該督撫等務將首惡餘黨卽速嚴密查拿今復據方觀承奏景州境內有被割髮辮之孟士會等二人可見此等匪徒傳播邪術者已蔓延數省而東省供出造謀爲首則江浙僧人等乃其渠魁不可不尅日就獲俾案內奸徒盡行敗露以安良善而靖地方况據富尼漢移關江浙之文既有指名處所何以尙未查拿到案又首兇潛匿之地黨羽必多該省豈早無見聞更何以至今別無發覺之犯著卽傳諭該督撫等將現在爲首要犯吳元等及案內同夥各犯一併上緊緝拿嚴究毋得稍有疎縱遲延致令聞風免脫並將現在查辦情形卽速奏聞欽此遵旨寄信前來臣查此案先於六月二十二二十四等日兩次接到廷寄臣卽欽遵諭旨派委妥員嚴密查拿現將查辦緣由另摺具奏正在拜進間今又欽奉諭旨前因臣伏查奸徒儉剪辮髮用藥迷人蔓延爲害實大干不法以致上廬宸衷疊降諭旨臣身任地方敢不實力查拿以仰副我皇上戡匪

安良至意查先接山東撫臣富尼漢咨緝之各犯內僧人通元玉石及俗家張四儒開係江南人氏張昭在青陽販賣扇子之人王機係九華山道士其通元之徒弟怡興怡德怡安均未指明某處人氏惟吳元一犯開係浙江仁和縣僧人臣當即嚴飭仁和錢塘等縣查拿並無吳元其人止有音同字異之悟元悟源悟圓等或已物故或訊非吳元正犯已於另摺內奏明其通元等各犯臣已派委多員前往各屬密加訪緝因此輩遊棍行踪無定是以尙未拿獲至叫魂剪辮之事浙省原於二月內早有見聞彼時即經嚴密根拿其發覺者止有愚民誤聽毆斃人命等事並無受害迷拐之案迨三月初間訛言卽已止息民情照舊相安若有如山東用藥迷人等事前撫臣及臣何敢不查拿重究以除民害今欽奉諭旨臣現又添委標員四散查拿務期將山東咨緝有名各犯及其餘黨羽務獲不敢稍有縱漏外恐塵聖懷合再附摺一併先行奏覆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奉硃批已有旨了欽此

嘉慶誅和珅案

軍機處片

臣等遵旨將薩彬圖奏摺交睿親王淳穎怡親王永琿定親王綿恩布彥達賚
縑布閱看並將所奉諭旨詳悉傳知據淳穎等僉稱我皇上睿見高深極爲遠
大和珅家產入官原因其蠹國害民罪應籍沒其贓私多寡原所不計薩彬圖
愚昧無知妄行瀆奏轉非我皇上辦理本意今蒙指示周詳聖訓煌煌大公至
正凡外間或有未能深悉者亦當咸知聖意臣等恭聆訓諭實深欽佩之至等
語謹奏嘉慶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上諭十九

嘉慶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內閣奉上諭前據薩彬圖奏和珅財產甚多斷不止
查出之數「必有埋藏寄頓侵蝕挪移等項情弊」刑部查審時司員等意存
含混應請密派大臣研訊追究等語朕以其言不足取當卽詳加開導「不必
苛求」昨又據薩彬圖具奏向伊親戚問出和珅家掌管金銀內賬使女四名

請交伊一人「至慎刑司」提訊所言更屬乖謬薩彬圖係副都統並非原派籍沒和珅之員乃忽思越俎欲以一人獨訊數女子且開列使女之名形之奏牘達於朕前實爲從來未有之事朕若卽加駁飭轉恐不足以服其心是以特派怡親王永琅尙書布彥達賚同薩彬圖提集使女等再三究訊仍無指實果不出朕之所料永琅布彥達賚素稱公正和平薩彬圖亦會同研鞫更有何人爲之徇隱「豈伊尙不憑信必請朕廷訊使女乎」是薩彬圖無知妄瀆之罪百喙難辭矣朕所以辦理和珅者原因其蠹國殃民專擅狂悖和珅一日不除則綱紀一日不肅是以卽於正月初八日將和珅革職拿問宣示罪狀用申國憲猶念其在皇考前扶掖奔走微勞不忍肆諸市朝節降諭旨甚明天下臣民自必咸知朕意自辦理此案後軍機王大臣及大臣中如朱珪等從未於朕前奏及和珅財產一字乃薩彬圖屢以爲言竟似利其所有者然豈薩彬圖以朕爲好貨之主敢以此嘗試乎「或伊必欲陷朕等於唐之德宗伊亦未必有此伎倆也」向來治罪之員多有應行查抄者况和珅獲罪重大焉有不行抄籍之理自古有籍沒之例所以懲籍貪黷初不計多寡而事株連卽和珅家僕劉

全呼什圖等亦因平日依恃和珅聲勢橫肆不法招搖受賄是以「不可不」一併查抄治罪在朕方以辦理此案爲日已久「已覺過當是以」諭令速結不爲已甚而無識之徒鯁鯁計較和珅財產不惟不知政體實太不知仰體朕之本意矣朕在藩邸時則一切財用猶有人己之別今以天下爲家豈僅以藏諸府庫者視爲己有此項查抄貨物縱有隱寄自朕觀之亦不過在天之地下地之上耳何必輾轉根求近於搜括「間架陌錢等事」耶薩彬圖又以內務府步軍統領官員均意存袒護並疑及刑部亦不肯認真究問則承審各衙門舉不足信豈薩彬圖之意竟欲朕親加廷訊乎又薩彬圖摺內有和珅窖埋金銀大概不離住宅之語和珅之宅已賞給慶郡王永璘居住「和珅之園已賞給成親王永理居住」若將所指派管賬使女嚴切刑求必致畏刑妄供某物埋藏某處以慶郡王府第成親王寓園令番役多人徧行掘視斷無此事又豈有令「成親王」慶郡王自行刨挖之理現在朕賜公主物件甚多累日携運不盡焉肯轉向公主額駙追問寄頓「况連日閱查抄物件即隨時頒賜者亦復不少」耶薩彬圖原以閣學兼副都統因其未嫻清語恐其背本錯誤獲咎故開

閣學之缺令其專管旗務得資廉俸養贍前盛京兵部侍郎缺出時朕本欲將薩彬圖補授復念其家計艱難恐與伊父達椿分居兩地日用或致不給故另簡鐵保前往又達椿於本年超陞閣學並授蒙古副都統旋調滿洲旗分且將伊緣事監禁之女烏蘇氏釋放是朕之體恤薩彬圖父子加恩不啻再三薩彬圖不知感戴輒以此等謬妄之言瀆聽竟似欲藉追究和坤財產爲圖報之地實爲卑鄙不堪聚斂之臣朕斷不用前嚴飭給事中明繩開礦一事旨內詳言及此薩彬圖寧不知之也又薩彬圖曾奏請派京兵五千名交伊一人帶往勦賊今又奏請獨審此事薩彬圖才具平庸有何閱歷而於出師讞獄之事自任不疑若此其謬妄冒瀆之咎實難寬貸薩彬圖著交部嚴加議處先將副都統開缺另簡至所奏伊戚告知管賬使女之語乃刑部員外郎哈豐阿所言哈豐阿係刑部司員既有所聞何不稟知堂官乃私向親戚議論實屬意存取巧哈豐阿亦著交部嚴加議處卽行開缺嗣後大小臣工不得再以和坤貲產妄行瀆奏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上諭二十

嘉慶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奉旨刑部審訊和珅家奴劉全太監呼什圖等分別定擬一摺劉全呼什圖等以下賤家奴太監倚藉和珅聲勢招搖受賄婪索多贓恣肆妄行目無法紀今刑部將該二犯俱按律問絞監候所議甚一雖「是但朕辦理此案以和珅之囊國病民專擅狂悖尙且法外施恩賜令自盡況其家奴太監祇係「狐假虎威」倚勢營私情同爲從自應稍從末減且即照刑部所擬辦理將來秋審時亦不予勾而該二犯仍行監禁轉得安坐囹圄支食囚糧本案雖已辦結而留犯在監猶恐無識之徒從中搜剔又復妄「疑留查寄頓別」生枝節劉全呼什圖俱著從寬發往黑龍江給索倫達呼爾爲奴遇赦不赦其擬發駐防爲奴之劉印劉陔王平方二張五方大胡六方四周七等犯俱著依擬分發廣東福建省分給駐防兵丁爲奴不得「許」發往近畿腹地餘依議自此定案之後「此數人如有脫逃頂替等項情弊一經發覺即行正法」臣工等亦「斷」不得「許」摭拾浮言復事吹求再將和珅一案瀆奏

硃筆自再

字起勾去改必欲陷朕等於貪利之主是欲爲和珅報復矣諒諸臣亦不忍爲也

欽此

上諭二十一

嘉慶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奉旨朕自嘉慶元年至三年凡御用衣服和珅自稱係伊備辦御用膳品福長安自稱係伊備辦朕方謂所需用項「雖」未必係伊二人自出己貲或係「大約」於包衣人員中之現任鹽政關差得項較厚者派令承辦而和珅福長安則自居其名以爲進奉見好之地朕心已深覺不怡朕向來於膳饌服御一切本從簡便而此三年中尤不欲以此無款用度勞費臣下自伊二人治罪之後卽令御膳房查核尙膳分例則稱俱係籠統開銷辦理今又由內務府查出「六庫」上服物料價值無非動項置辦但和珅不准「入月摺」開銷錢糧耳是不特伊二人無自行出貲捐辦之事並非取給於鹽政關差朕初以此等用項如出包衣人員則伊等暗中賄墊尙欲量予議叙今查明竟係和珅福長安冒名呈進所用銀兩仍由各該處墊辦勒令不准開銷是伊二人虛博進奉之名而所用仍係官項其欺罔行私卽此可見所有此次查出尙衣監之不准開銷款項俱著准其開銷欽此

上諭二十二

嘉慶四年五月初五日奉旨吏部具題補授中允一本將應陞人員開列請簡因思吳省蘭於查辦和珅一案時經科道等以吳省蘭係和珅師傅一併糾參並經部議革職特從寬將伊降補編修用示薄懲在彼時不得不如此辦理嗣命玉德密查據奏吳省蘭在浙江學政任內聲名尙好並無別項劣蹟等語吳省蘭曾充咸安宮教習和珅時係官學生非在家延請教讀者可比又經朕詢訪吳省蘭平日尙知謹飭自愛與伊兄吳省欽甘爲和珅私人凡遇考試聲名狼籍爲輿論所不齒者迥不相似所有左春坊左中允員缺著繆晉轉補其右中允員缺即加恩著吳省蘭補授欽此

上諭二十三

嘉慶四年五月初五日內閣奉上諭倭什布奏漢陽府知府明保與伊係兒女姻親應請迴避一摺明保係和珅母族姻戚平日倚恃和珅勢焰在任聲名甚

屬平常從前引見知府時即蒙皇考鑒其人甚庸陋查伊出身履歷經和珅朦混具奏亦未令伊遞摺請訓徑赴知府之任皆朕之所深知本年曾有人密摺將明保參奏未列實蹟朕因不爲己甚且彼時大員中如景安秦承恩等尙皆未經查辦何暇責及明保今旣與倭什布係屬姻親明保才具本不勝外任著卽來京以部員照例對品補用欽此

永理等摺

臣等遵旨將台斐蔭解任提同兆麟質訊據兆麟供稱五十九年春間在錦州時台斐蔭叫我到他署內吃飯說起恒德是他親戚許五德賣給他們的地係和坤買的照應一二這話實是有的又供稱本年四月刑部傳訊時台斐蔭清早到我門首告訴說你到部好生答應只說托你速辦不要說照應的話等語質之台斐蔭據供請兆麟吃飯說及恒德是親戚囑托照應買地想是有的至兆麟赴部審訊時祇云憑你答應並未囑付他語等供查此項地畝載在雍正五年紅冊內係屬官地庄頭許五德因事營求虛寫賣契送給和坤彼時台斐

蔭係錦州副都統聽從恒德囑托迎合和珅授意城守尉兆麟主張查報咨行盛京戶部稅契過賣現據兆麟供明情弊顯然而台斐蔭供詞閃爍尙不肯盡情吐露但云知是豐紳伊綿買地不知是和珅買地所供尤屬支吾必須澈底根究方成信讞除抄錄原供呈覽外相應請旨將台斐蔭革職以便提同案內人犯嚴審定擬具奏謹奏

按台斐蔭即上期台費蔭原稿抄寫如此

兆麟口供

兆麟供五十九年春令在錦州副都統衙門台大人叫我吃飯閒話問題起恒德原係他老親買莊頭許五德地十五頃又許五德賣給豐紳伊綿地二十頃想必是和中堂買的他有人來托我照應你也可照應一二我應允隨後文書割付下來我查對紅冊前項地畝載在雍正五年覆文冊內知係官地因台大人囑付在先且行文查辦隨後界官詳文上來沒加印結我曾駁過一次後來界官取具莊頭族中甘結並界官印結呈報前來我即照界官原文轉詳副都統衙門又明知是官地怕將來鬧出事來所以詳文後尾註寫紅冊內並無官

私字樣合併聲明詳上去的不知副都統如何咨行盛京戶部戶部如何准其出賣的我不知道再恒德家人陳興會到我署說是台大人叫他來托我照應速辦的話是他在副都統衙門遞呈後隨著劄文到我署內來說的至過稅時他并沒來過是實又供四月二次到刑部回家晚了二鼓時想起台大人在錦州叫陳興到我署內托我照應速辦賣地的事我叫家人打聽台大人睡了沒有他家人隨後過來說睡了有甚麼事我說爲陳興之事次日黑早台大人進內時到我門口我問今日到部陳興之事怎麼答應他說你好生答應只說托你速辦就是了不要說托你照應的話是實

台斐蔭口供

台斐蔭親供兆麟稱請他喫飯曾說恒德是和中堂親戚他買地你可照應一節向來城守尉因公到錦州伊係大員留下吃飯是有的事情並無特爲此請他吃飯或於這一日說及恒德是和珅親戚他也是知道的於買地時照應辦理的話想是可以有的話但兆麟先前及現在又供是教陳興許五德到他衙

門去託的話似又不對又供兆麟說陳興許五德曾到他衙門說職囑其照應一節刑部問時如何答應職說我並無著他去憑你怎底說罷兆麟還說刑部光景昨日要叫我跪鎖意思要我總說是大人壓派辦的又說你別從井救人又叫歇歇去給點茶喝大人說我怎的好職說我與你堂司數年是我壓派的不是只要你拿良心是實

上諭二十四

嘉慶四年五月三十日內閣奉上諭台斐蔭前在錦州副都統任內於莊頭許五德送給和珅地畝一事聽情迎合以紅冊官地朦混咨部過契因令台費蔭明白廻奏未據伊奏出實情本日復經刑部參奏解任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傳訊仍不肯盡情吐露其罪實無可道當和珅勢燄薰灼之時內而九卿外而督撫多有阿附取容者彼時台費蔭祇係一錦州副都統何足深責卽以餽送而論自必鹽政織造關差等爲多台費蔭亦不能以重賂交結朕辦理和珅一案後曾明降諭旨罪坐和珅一人並不株連平日趨奉者卽有附勢納賄之人

亦許其改過自新不爲己甚台斐蔭若將此事原委據實陳明其咎不過畏和
紳勢力卑鄙迎合尙可原情實罪議處示懲即使部議革職或加恩准其留任
或如薩彬圖之降爲筆帖式予以自効之路均足示懲乃台斐蔭有心捏飾經
兆麟等到案供明證據確鑿猶復始終抵賴情辭閃爍若不澈底嚴究任其支
吾豈有案懸不結之理台斐蔭著革職拿交刑部仍著原審之軍機大臣會同
該部提集兆麟陳興等並案內人證嚴審定擬具奏欽此

上諭二十五

嘉慶四年六月初二日內閣奉上諭台斐蔭於錦州庄頭許五德將官地送給
和紳一事聽情迎合朦混咨部前令明白迴奏未據奏出實情復於召見時面
加開導乃伊堅不承認且自稱係阿桂保舉並非和紳所汲引冀掩其阿附之
迹其實台斐蔭素藉和紳奧援倖登卿貳朕所深知和紳曾於朕前奏明台斐
蔭係其保薦並譽伊爲有用之才若謂非和紳私人其誰信之朕方以辦理和
紳一案不欲株連凡有附勢之人悉予自新之路台斐蔭若早將此事原委陳

明祇不過交吏部嚴議予以革職而止詎伊有心捏飾不吐實情昨日傳旨質訊時猶復始終抵賴是伊平日趨奉權要遇事逢迎及見勢敗伏辜轉欲貌爲正人希圖避罪其居心巧詐卑鄙實不可問因將台斐蔭拿交刑部嚴審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明將人證卷宗四面質對始據將前後情節親筆供認不諱台斐蔭昨已革職著加恩寬免治罪令其自備資斧前往伊犁效力贖罪台斐蔭稍有才具著保寧留心察看倘再高興多事即行據實嚴參若果自知改悔安靜効力於一二年後奏聞候朕再降諭旨欽此

上諭二十六

嘉慶四年六月初四日奉旨此案著交順天府尹提集案內人証秉公嚴審定擬具奏和珅家人王平現已發遣起解如有必須該犯到案質訊之處順天府卽行提審欽此

上諭二十七

嘉慶四年六月初五日奉旨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明莊頭許五德因控告同
主家人霍三德託王府護衛恒德轉求和珅照應送給地畝銀兩一案分別定
擬一摺此案莊頭許五德因呈控同主家人輒囑恒德轉託和珅照應許送地
畝銀兩係乾隆五十八年之事彼時和珅已以伯爵官大學士身列崇班乃竟
貪得謝儀聽受囑託「實屬卑鄙不堪」輒將家奴呈控之案高下其手任意
武斷將許五德一戶徑行從貝子永澤名下撤出令恒德向其索謝不要地畝
指索銀一萬兩經許五德先後送給銀六千兩下短銀四千兩和珅復時向催
討並令恒德差家人前往索取因許五德措銀不出送繳地畝又復逼立紅契
令伊姪出名管業巧爲掩飾而台斐蔭亦遂承其意指爲之主張營辦此等因
事索財在地方未吏稍知自愛者猶不爲而和珅身居顯秩旣已貪賄聽情又
復疊索尾欠是其卑「貪」鄙無恥藐玩自專即此已可概見此項入官地畝
從前實屬枉斷且啓家奴訐告之風著仍賞還貝子永澤聽其另揀莊頭承種
當差其案內人犯除台斐蔭業經降旨發往伊犁効力贖罪餘即照所擬完結

欽此

上諭二十八

嘉慶四年八月十九日內閣奉上諭今年正月初八日朕所以將和珅福長安拿問治罪者因伊二人同受皇考厚恩多年不思感激報効朋比爲奸獲罪甚重不得不治以國法非朕初親政務即將皇考左右常侍之大臣遽加罪譴也但伊二人中和珅種種不法已極又經科道劾參情節重大斷無一線生路是以於十八日卽賜令自盡而福長安雖未經人指欺參奏然與和珅同爲軍機大臣勢位相等而甘心阿附不自樹立且自嘉慶元年以來朕時時將伊召見且朕恭謁泰陵伊獨隨行於沿途行宮每日召見數次並微示以意冀其將和珅平日所爲直陳無隱而福長安始終諱飾無一語道及和珅者是其昧心喪良自甘比黨甚爲可恨故特命拿究乃出自朕意非由他人舉發也大學士九卿等議以斬決復又從寬改爲監候即使福長安捫心自問尙得謂非情眞罪當乎若定擬以後有續將伊別項劣蹟指劾者自仍按罪究辦亦無偏縱之理今自監禁以來已逾半載以伊擬斬之人誰復畏其勢燄而竟別無論及之者

是福長安居官行事雖非無可指摘然與和珅之罪狀多端爲舉朝痛恨者則有間矣目今朝審已過讞典具成因念福長安蒙皇考養二十餘年即使伊冥頑不靈不念恩遇而朕方當觸目成哀之時即當年御用器物犬馬猶不忍棄置況如福長安之稍有趨走微勞譬諸小犬之曾蒙馴飼禁中者乎今屆奉移山陵之期福長安稍有人心自必以身獲重罪不能叩送梓宮痛心涕泣深自愧悔縱伊無此心而朕心究竟有所不忍福長安著加恩釋放伊平日在皇考前常有捧茶之職事今著前往裕陵永遠充供茶房拜唐阿俾其敬依陵寢感念皇考深恩時加內省且伊父傅恒墳塋亦在附近地方福長安並可追思伊父從前克承眷注永保令名將必撫衷自問於爲臣爲子之道今竟何如耶伊子雲騎尉錫麟亦著隨往交與綿億等派給差使福長安著於釋放後給假十日以便接收賞還查抄物件向來臣工有以貪墨獲罪者例將家產籍沒入官總視其獲罪之重輕而不計其貲財之豐吝即如賊私狼籍家產優厚從未有如和珅者然春間查抄之後除違制之物如正珠朝珠圭式案之類原不可頒賜臣工其餘若章服什物俱各視王公文武大臣以及御前乾清門侍衛

等品級職分應用者悉行分賜下至宮中內監亦無不徧邀賞賚而留賜和孝公主者更不可勝計惟零星破舊物件始交崇文門變價所值無幾此人所共知也至福長安抄入物件內有伊備辦皇考九旬萬萬壽及朕四旬萬壽呈進者自不必復行賞還今將餘物概行分日賞給朕於福長安罪名已定時即將今日所賞之物令總管太監等另爲存記則朕於皇考時服侍舊人苟可矜全必無置之重典與夫事違國法初不計較財貨之意可昭著於中外大小臣工矣所有辦理此事始末特行通諭中外知之欽此

廷寄

軍機大臣字寄榮郡王綿直隸提督特馬蘭鎮總兵成嘉慶四年八月十九日奉上諭福長安現已加恩釋放前往裕陵當茶房拜唐阿差使祇令隨衆當差凡跪接梓宮及迎駕請安等事俱不准行仍著綿億特清額成林留心察看如福長安不知安分守法即行據實參奏伊子錫麟本係雲騎尉亦令在裕陵派給雲騎尉應得差使並著特清額於新蓋營房內酌撥一所給與福長安家屬

居住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李禧漏洩密旨案

允祿摺

總理事務和碩莊親王臣允祿等謹奏爲遵旨訊問事本年九月二十八日發下參奏都統李禧密摺一件臣等遵旨訊問李禧據李禧供稱因辭三旗都統蒙皇上恩典不准衆大人問原將尙叫管東四旗之話說過這就是該犯的去處至於皇上所降諭旨并條奏資生銀兩之事并未告訴過人蒙主子這番恩典問及敢不據實供認其資生銀兩一事原係外郎王鐸王彪崔柄等書寫或者伊等將此事洩漏亦未可定奴才將管四旗之事告訴人業已有罪所降諭旨及資生銀兩之事實未向人說過蒙皇上問若再不實供罪上加罪所供是實等語臣等看得李禧身爲大臣受大行皇帝皇上天恩至爲深重乃將獨自召對密奉之諭旨并密行陳奏事件向人宣播及奉旨令臣等訊問李禧自認曾經說過管東四旗之旨等語明係李禧平日惡蹟多端干犯衆怨恐爲人所舉發故將整理東四旗之密旨宣揚於外使人畏懼不敢攻訐其惡則其擅作威福狡謫實甚至密奏賞給漢軍資生銀兩之語雖據李禧供稱或係寫字外

耶王鐸王彪崔柄等漏洩亦未可定等語似此密奏事件豈有令不可信之人繕寫之理是李禧自行宣洩示恩之處欲蓋彌彰除傳詢外耶王鐸等外查李禧設心邪險舉止悖謬深負天恩及奉旨訊問又不供吐實情更欲欺罔相應請旨將李禧革職交部嚴審究擬爲此謹奏請旨墨批「依議」

允祿摺二

總理事務和碩莊親王臣允祿等謹奏爲奏聞事本年九月二十八日臣等遵旨訊問李禧狡譎狂悖肆無忌憚宜播密旨並密封陳奏事件擅作威福各款其密奏賞給漢軍資生銀兩之語據李禧供稱或係寫字外耶王鐸王彪崔柄等漏洩等語臣等傳訊外耶崔柄據供前日都統李禧曾將辭都統摺稿向我與王鈺說此處曾有御批防人不如防己此處曾有御批好又說皇上面諭還叫我整理左翼又說皇上拉他的手說話又說皇上面諭如李禧有甚麼說的再李禧參奏李樹德吳存禮二案時我們曾說過恩詔內有免罪之特恩不應仍行嚴刻李禧說我參出二案情弊若任他狡脫我辦什麼旗務臉上不好看

至紅白事賞銀一摺李禧說此件實於八旗漢軍有益從前李禧保耿韜放參領副都統時常往來從前奏摺多向耿韜商量又從前曾說紅白事賞銀我已口奏了奉旨等放你出去做總督時再行具摺又說要放我做總督我都辭了等語又據外郎玉鈺供稱李禧奏了辭都統的摺子回來曾說皇上旨意自登極以來無人上過摺子你三旗不用辭還教你管左翼他參過一百餘件旨意批的難爲你好又說旨意說你是大行皇帝試準的人從前不怕人如今到怕人麼有我呢有事你還肯說早得早奏晚得晚奏拉著我手說的等語其奏摺教我們打底子都是他自家主意他任性刻薄多款剛暴我實在怕他不敢不依等語餘供與崔柄同又據外郎王鐸供李禧與耿韜時常來往若有要摺係伊一家做鑿儀衛章京併外郎朱允欽一處寫李禧平日條陳事件常在未奏之先即向章京們講到圓明園即將本日所奏事件手摺與副參領程錮等看等語餘供與崔柄王鈺同又據外郎王鏞供李禧與耿韜時常往來還有正黃旗驍騎校李奇生也常來過崔柄現住在李禧家內李禧要上摺子他就裝病等語餘供與崔柄等同據此是李禧狡詐狂悖宣揚密旨並密封事件擅作威

福示恩恐嚇已屬顯然除將崔柄等交部質對外至崔柄等供內俱有副都統耿韜原係李禧保舉之人素日交好凡事多與相商之語臣等因傳詢耿韜據耿韜告稱今年六七月間他奏事回來聽得他說今日我奏驍騎校閏月錢糧米局的事就便口奏漢軍紅白銀兩他說旨意說我還有別處用你等你臨起身時所有應奏的事再奏至九月初間在東華門他的下處他給我略節看他說這三件事我一定初十日要奏我隨向他說十一日梓宮遷移這是什麼要緊的事不必奏他說我一定奏我是不怕的你別後來聽得他說事情都奏了他說我一見皇上就賜坐還叫我往前些坐着就離皇上不遠了查火班一事已交兵部了辭都統印務事我奏說我管三旗都統權甚大皇上說若是別人放副都統還要斟酌你別說管三旗就是管五六旗你也不是專權之人難爲你查旗下的事好你查完西四旗還叫你查左翼呢他又說防守一事皇上說我命在天我也像你一樣不怕新近又聽得他說二十四日奏了五件事一件是李淑德的事原是會同刑部審的如今我又請旨審訊了再我們漢軍紅白事銀兩我奏說滿州蒙古綠旗俱有軍是我們漢軍沒有我今奏的是兩請

着或照官員借四個月的銀子分作八個月坐扣或是恩賞他止說了這兩件
其那三件就沒有說至於李禧素日說話俱是信意亂說原無忌憚如從前在
穿孝的地方聽得他說因辦理苗疆事務單叫我進去皇上面向西坐見我就
拉着手哭他奏說奴才是孤臣皇上說我知道皇考用你並非用你的才因你
不怕人我如今也用的是你不怕人你此時更應當不怕人有我作主再李禧
辦理苗疆事務時他說今日王爺大人們都在內裏各出己見每人寫一張我
奏說奴才頭發暈不能寫皇上特派太監一名替我寫寫完之時皇上誇獎我
的同張照的好王爺們議的都不好如今要打發張照去整理苗疆他又說皇
上看見我熱叫老公給我搨又今年夏天聽得他說我同王大臣在內辦理苗
疆事務臨散時皇上說你看兩個小爺那一個好我保奏說四爺好體格來
大皇上說你看的不錯和我的主意一樣又在穿孝的地方聽得他說今日爲
遷移梓宮之事公同議衆王大臣都不知聲我就掌不住了就奏說大行皇帝
在圓明園升遐如今又送到圓明園去倒不如是雍和宮好皇上說是雍和宮
好到底是李禧的嘴直再從前我在李禧家他拿着五六顆精薄的小鐵印他

說是地裏挖出來的後來又聽得崔柄說他曾向李禧說過這印不該埋在亭子底下該報官李禧說報過至於李禧所蓋的房子自前門至後樓房連後大門竟有十四五層深等語據此是李禧肆無忌憚狂妄悖謬種種不法之處更屬確鑿應將耿韜所言各款一併交部嚴審究擬具奏可也爲此奏聞請旨
墨批「著將耿韜一併交部餘依議」

道光朝外洋通商案

葉世倬摺

福建巡撫臣葉世倬跪奏爲日本國難夷遭風來閩循例撫卹送至浙江省城遣發回國恭摺奏聞仰祈聖鑒事竊本年十月二十七日據署漳浦縣知縣王衍慶詳稱九月二十三日有日本國夷船一隻內夷人三十名遭風漂至縣轄將軍澳內船隻冲礁擊碎該縣馳赴查看獲護貨物並據水師提標中營把總謝漢生將該夷人拉過兵船載赴廈門登岸等情臣即批司轉飭護送來省譯訊辦理去後茲據兼署布政使王楚堂詳稱據福防同知王其福詳報會同署閩縣知縣張騰侯官縣知縣袁鴻查明閩省并無通曉日本國夷語之人惟難夷內有林仲右工衛門一名粗識漢字給與紙筆令其書寫據稱係日本國薩州人船主名幸次郎住居該國鹿兒島地方船號天滿丸帶同船水林仲右工衛門等一共三十人往該國柴島地方販買黑沙糖要向本國發賣於四月內開船到柴島至七月中裝載糖貨草蓆歸國在洋遭風九月二十三日漂至漳浦縣轄將軍澳因船身滲漏拋泊不定衝礁擊碎貨物漂散適水師兵船巡抵

該處將該難夷帶道兵船查訊言語不通經該縣飭差撈獲沙糖三十六桶及草蓆等件一併分送至廈門於十一月二十六日轉護到省等情詳請具奏前來臣查該難夷在洋遭風被漂到閩船破貨失情殊可憫已飭照例加意撫卹給與鹽菜口糧並製給衣被妥爲安頓惟閩省向無該國貿易船隻查歷屆日本難夷到閩俱送至浙江乍浦地方俟有東洋便船附搭回國此次自應照辦將該難夷幸次郎等三十名派撥文武員弁由陸路送至浙江省交收臣一面咨明浙江撫臣轉飭乍浦同知遵照俟幸次郎等送到後遇有往販東洋船隻附便遣回並飭將撈獲沙糖等物給令該夷人收領仍移行經過各營縣一體照料前進以仰副聖主懷柔遠人之至意除咨戶禮二部外所有撫卹日本國遭風難夷循例辦理緣由臣謹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再閩浙總督篆務係臣兼署毋庸會銜合併陳明謹奏道光三年正月十八日奉硃批欽此

阮元等摺四

兩廣總督阮元廣東巡撫陳中孚跪奏爲奏聞事竊照在粵貿易大西洋夷人

居住澳門地方該國自設番差兵頭等官番差管轄番衆如內地文員兵頭管轄番兵如內地武員上年開澳門衆夷因番差兵頭虧缺庫頂徑將番差等驅逐自立番差兵頭臣等以外夷之事因該國自爲辦理本年五月據澳門同知等具稟五月初八日有小西洋巡船一隻船內夷兵連水稍共二百餘名寄泊鷄頸外洋遣通事詢問據稱因上年澳夷驅逐番差兵頭之事小西洋總管官給發牌照派令來澳管辦臣等查得小西洋係大西洋多年分置之部落雖向來管轄澳夷但不應配兵來粵當經飭行文武催令緩事開行去後隨據夷船之主及舊番差繕具稟函交洋商赴臣阮元臣陳中孚及將軍粵海關衙門分遞據稱住澳夷人不收牌照不遵號令欲登岸與之爭論懇求查察等情並經將軍臣弘善粵海關監督臣達三將夷稟移咨臣等查辦臣等以係夷人自行查辦之事內地本可不必過問而澳門則係天朝境內不容該夷等稍有妄爲且內地洋面亦不容夷船久泊經委廣州府知府鍾英署督標中軍副將蘇兆雄前往查問飭令將公事速爲理明卽速開行回國茲據鍾英等回省稟稱督令澳夷拆閱夷船帶來小西洋總管牌照係欲舊番差回任並另派數人來粵

分理詢據夷船船主回稱小西洋較大西洋路近故聞知上年之事即先來粵而澳夷則稱澳門兵頭雖向由小西洋派來其番差應由大西洋派來且上年已稟知國王應候國王諭到辦理不願違小西洋牌照等語該委員等遵照臨行時臣等面諭傳諭夷船船主爾等此來既無國王示諭致澳夷以此爲詞爾等應回國請示國王再辦總以國王之諭爲準毋許爭執該夷人俯首聽從情願回國現據文武具稟該夷船已由雞頸外洋駛出大鵬外洋候風長行謹將臣等據稟辦理緣由會同將軍臣弘善粵海關監督臣達三恭摺奏聞再駐澳舊兵頭上年被逐之後已搭船回小西洋其舊番差尙未回國雖靜候該國消息臣等查該番雖非國王罪譴之人但既未在澳理事未便再住內地現飭另搭便船回大西洋聽候該國王示諭合併陳明伏乞皇上睿鑒謹奏道光三年七月二十九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阮元等摺五

臣阮元跪奏再澳門地方在省城之南二百餘里係明代租給大西洋夷人

臣陳中孚

居住貿易歲收地租五百餘兩該夷自將餘地蓋屋轉租與漢人開設舖面及
映咭喇各國在粵貿易之人澳內男夷一千餘名女夷二千餘口夷兵二百餘
名在西洋諸國中爲弱此次驅逐番差兵頭係澳中夷商主持衆夷之心向背
不齊並聞大西洋國中事權亦不歸一該國王接稟後或責其專擅或竟准其
換立或先已准換後又反覆此皆該國之事惟澳門係天朝地界不比在該國
本境可以聽其任意爭鬪且嘉慶十三年映咭喇曾有圖占澳門之事若澳夷
與小西洋自生釁端設有爭執恐映咭喇從中覬覦冀收鷓蚌之利臣先已飭
令委員諭知小西洋夷人曉以天朝法度設來年奉有國王示諭來粵無須帶
領多船將來到後亦不許其多人登岸總當兩邊妥爲彈壓不使爭競以仰副
聖主柔懷遠人恩威並用綏靖海疆之至意再小西洋在中國之西距廣東路
程約三個月自小西洋至大西洋又四個月澳中民夷現俱安靜謹再附片密
陳伏乞聖鑒謹奏道光三年七月二十九日奉硃批所見是隨時妥爲料理可
也欽此

帥承瀛摺

天二百九十一

浙江巡撫臣帥承瀛跪奏爲閩省咨送日本國遭風難夷由浙省分搭二船歸國內有一船遭風仍行駛回各緣由恭摺具奏仰祈聖鑒事竊臣於道光二年十二月准前任福建撫臣葉世倬咨開日本國遭風夷船一隻漂流到閩內有舵水林仲右工衛門一名能書漢字據稱係日本國薩州人船主幸次郎於四月間帶同舵水等共三十人往該國七島地方販買黑沙糖草蓆裝載回國在洋遭風衝礁將船擊碎適遇兵船護帶廈門隨經照例撫卹奏明委員護送至浙江乍浦附搭銅船歸國等因隨於本年二月間據閩省委員護送該難夷幸次郎等三十名並糖蓆等物到浙臣即委員飭送乍浦妥爲安頓撫卹俟東洋辦銅船隻出口即令護搭回國嗣據乍防同知申報難夷金次郎一名忽患風寒疾症延醫無效於四月二十八日病故在案茲據乍防同知何太青平湖縣知縣胡述文先後詳稱辦銅官商王宇安雇船戶金全勝商船出口前往東洋將難夷幸次郎等十五名附載又額商揚鶴圃雇船戶金得泰商船出口將難夷林仲右工衛門等十四名附載并將原來沙糖物件分裝二船其金次郎棺

樞令幸次郎領回照例按名給予船價及在船鹽菜口糧均於六月初九日由乍浦開行出口詎金全勝一船行至劍山門洋面猝遇颶風損壞槓具不能前進於七月十三日駛回乍浦進口所有附搭之難夷幸次郎等十五名並糖貨等項仍行起岸安寓俟銅船冬汛開行附搭歸國等情由藩司常德具詳請奏前來臣查辦銅商船二隻同時開行今難夷幸次郎等十五名附搭之船既因遭風駛回自應待至冬汛再行起程仍飭地方官照例妥爲撫卹所有林仲右工衛門等十四名附船歸國日期理合先行奏聞其幸次郎等十五名俟於冬令附搭銅船開行再將起程日期咨部查核除撫卹該難夷等衣糧統俟幸次郎等起程後一併核實題報外臣謹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道光三年九月初七日奉硃批妥爲撫卹料理所奏知道了欽此

阮元摺四

兩廣總督臣阮元跪奏爲具奏事竊照道光元年十一月曠咭喇護貨巡船夷人在伶仃山傷斃內地民人黃奕通等一案先因該巡船潛逃經諭飭洋商傳

諭該國在粵大班寄書該國公班衙查明兇夷附搭本年到粵貨船押解來粵究辦並經節次奏聞在案茲嘆咭喇本年貨船業已到粵當卽行司飭縣諭飭洋商傳諭該國大班查令交出兇夷去後茲據南海番禺二縣轉據洋商伍敦元等稟稱詢據該大班喊啞等聲稱我已將前事始末緣由寄知本國公班衙門業已接入因該兵官噶啞未曾回國無從查問商等詰以巡船於道光二年正月逃逸貨船開行在後尙且抵國何致巡船尙未回國又據該大班喊啞等聲稱此次貨船開行時該兵官實在並未回國不敢欺飾商等再三詰問堅稱如前等情由藩臬兩司具稟前來查巡船逃逸在是年貨船開行之先今貨船已抵國轉回而逃船尙未回國所稟顯係飾詞然或者該兵官噶啞畏其本國責罰在洋觀望延不歸國亦屬情事所有因思此案已閱兩年如果當時該兵官卽將兇夷交出自應在內地立時正法今旣畏罪潛逃粵東距嘆咭喇數萬里風汛靡常與其長途瘕斃久稽顯戮或且頂兇塞責不如卽由該本國自行辦理尙得早爲正名定罪擬於本年該國貨船開行時由臣等諭飭洋商傳諭大班寄字該國公班衙俟巡船回國時確查兇夷正身自行正法以結此

案所有臣等據稟辦理緣由謹會同廣東巡撫臣陳中孚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道光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奉硃批依議妥辦欽此

阮元等摺六

兩廣總督臣阮元
廣東巡撫臣陳中孚

跪奏爲澳門夷人仍聽小西洋兵頭登岸將前次擅立之

兵頭縛禁現在夷情安靜恭摺奏聞事竊照大西洋駐澳夷人將原設舊番差兵頭驅逐自立番差兵頭並因小西洋差人來粵查辦不容登岸經臣等委員飭查飭令小西洋兵頭暫行回國聽候大西洋國王示諭該兵頭情願候風開行臣等業將情形會摺奏陳聖鑒在案臣等拜摺後訪聞上年驅逐舊番差兵頭及此次抗阻小西洋牌照澳中擅自立爲兵頭之噤噠咤一人爲首把持臣等委員查詢之時澳中曉事夷人因恐倉卒爭角未經出見其實衆人均以噤噠咤爲非至小西洋兵船開出外洋之後因無北風順風且避粵洋秋颶仍暫在大鵬外洋山島拋泊茲署澳門同知金錫鬯訪知噤噠咤脅從之人日久均生悔悟遂有老成夷人密商願接小西洋兵頭登岸將噤噠咤圈禁據番通事

赴官密稟小西洋兵頭於十八日乘坐澳夷小船至澳將嚙噠旺一人拿獲其餘概不株連並將原帶夷兵七十餘名派赴各礮台分別易換又另差夷目投遞夷稟內稱澳中明理之人知前日抗違爲非仍照向例受小西洋管轄將前此倡禍者監禁候解大西洋國王審辦共賴天朝福庇普賜平安伏乞轉稟等語該同知親赴澳中查察夷情俱各順從其各番目印信據稱交番僧收貯俟國王諭到遵辦臣等遴委熟諳夷情之候補通判周紹蕙前往覆查與該同知訪查情形相同聯銜會稟前來查澳夷易換番差等事向聽該國自爲辦理前次嚙噠旺不容小西洋兵頭登岸臣等恐其爭角滋事是以委員飭查彈壓並將情形奏聞茲該夷已將抗違之人拿獲候解係屬正辦且番目印信該夷等不敢擅自開用另行收貯候該國王示諭亦屬小心臣等連日訪察澳中民夷貿易如常情形極爲安貼除小西洋兵頭乘坐原船仍催令候風順開行外理合會同將軍臣弘善粵海關監督臣達三恭摺奏聞伏乞皇上聖鑒謹奏道光三年十月十三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蘇祿國貢使回國案

李有用摺

福建水師提督奴才李有用謹奏爲奏聞事竊照蘇祿國生蘇老丹遣使臣勝獨萬喳喇等恭齋表文貢物配搭往販蘇祿回棹晉江縣船戶楊大成船隻來閩進貢於乾隆十八年八月二十三日船抵廈門奴才經將到廈緣由恭摺奏聞在案茲赴京進貢事竣齋捧欽賜御物回國於乾隆二十年二月二十九日到廈奴才飭令標下署中軍參將事游擊藍國機會同廈門海防同知覺羅四明選擇住寓將番使人等所齋御賜收存安奉一面派撥官兵敬謹防護奴才賞給酒食仍一面行覓船隻配載回國茲據署中軍參將藍國機廈門同知覺羅四明會報將貢使勝獨萬喳喇等齋捧御賜配搭海澄縣往販蘇祿林長盛洋船回國奴才隨即派撥官兵船隻護送出口據報於本年三月初九日護送出口開駕長行去後除咨達督撫將軍臣外奴才謹將蘇祿國貢使自京到廈及配船四國緣由繕摺專差標下後營把總聶世韜齋捧奏聞伏乞皇上睿鑒奴才謹奏乾隆二十年三月十五日硃批「知道了」

新柱摺

福州將軍兼管閩海關事臣新柱謹奏爲奏聞事竊照蘇祿國遣使勝獨萬啞喇等進京朝貢於乾隆二十年二月十四日回閩二月二十九日前抵廈門茲據委管廈門稅口防禦彭譽報稱該國來使勝獨萬啞喇帶同通事番目番丁六名敬齋勅書皇賞并買布匹等物配搭商民林長盛船隻於三月初九日出口放洋回國其番使人等悉皆守法安靜所買物件應徵稅銀一兩五錢零照例優免等由前來理合恭摺奏聞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二十年三月二十四日奉批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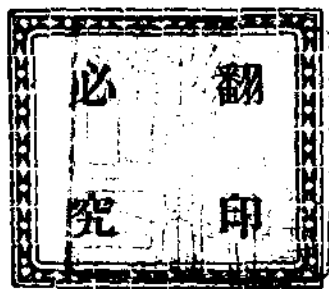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十九年八月十一日出版

史料旬刊第八期

編輯所 故宮博物院文獻館

發行所 神武門外發售室

印刷所 京華印書局



郵費		價目表	
		四角	每旬一冊
外埠	每旬一角	六角	預定半年十八冊
外國	每旬二角	六元五角	預定全年三十六冊
本市		每旬一角	十二元

本院發寄刊物均交郵局掛號遞送以免遺失

本市 商務印書館 中華書局

上海 文明書局 世界書局及

天津 其他各大書店均有代售